

中学
语文
古代文选
参考资料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组选编

一九七九·一

中学语文古代文选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组选编

一九七九年一月

说 明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阅读和分析古代作品的能力，为了给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古代作品提供参考资料，我们编印了《中学语文古代文选参考资料》。本书共选编了五十篇古代作品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1978—1979年全国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一至六册和省编高二《语文》课本（上、下册）的所有古代作品，和一些尚未入选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的古代作品的资料。节选的资料，有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所写的，有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所写的；大部分是选自各报刊杂志上的，少部分是从古籍上摘编的。编辑的体例是，篇目按历史顺序排列，每篇分三个部分：一、关于作者和时代背景；二、关于课文分析；三、参考资料目录索引。此外，在部分篇目里还另列“其他”一项，其中搜集了有关课文的疑点难点，不同意见的商榷，字词句的教学示例等资料。所选资料出处，均见目录索引。

本资料由本组教师徐金凤、李少园、王子宽主持编选，1976级学生吴文镛、汪梅田、林茂生、陈晓云、赵麟斌、龚永年、陈恬、赵肃岐、林瑞霭、许谋炳、林华东、连周金、林荣生、陈惠琴、刘万煌、郑龙、苏文本、陈健民、叶乐善、蔡芳本、余良明、庄文磊参加了编选工作。

本资料承三明市印刷厂支持印刷，谨致谢意。

编选者水平有限，成书匆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组

1979年1月

目 录

伐檀、硕鼠	《诗 经》(1)
曹刿论战	《左 传》(15)
谋 攻	《孙 子》(27)
公 输	《墨 子》(38)
劝 学	《荀 子》(52)
郑人买履	《韩非子》(63)
扁鹊见蔡桓公	《韩非子》(68)
刻舟求剑	《吕氏春秋》(74)
愚公移山	《列 子》(81)
国 殇	屈 原(89)
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96)
陈涉世家	司马迁(111)
鸿门宴	司马迁(122)
西门豹治邺	褚少孙(144)
订 鬼	王 充(152)
隆中对	陈 寿(156)
张衡传	范 曄(170)
木兰诗	北朝民歌(178)

三 峡	郦道元 (190)
登鹤鹊楼	王之涣 (199)
望天门山	李 白 (205)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 白 (209)
石壕吏	杜 甫 (22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 甫 (236)
师 说	韩 愈 (244)
马 说	韩 愈 (252)
捕蛇者说	柳宗元 (257)
黔之驴	柳宗元 (268)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277)
卖炭翁	白居易 (283)
岳阳楼记	范仲淹 (295)
卖油翁	欧阳修 (304)
六国论	苏 洵 (308)
赤壁之战	司马光 (316)
李愬雪夜入蔡州	司马光 (328)
活 板	沈 括 (339)
书 愤	陆 游 (346)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吴承恩 (352)
甘蒲疏序	徐光启 (364)
失街亭	罗贯中 (373)

中山狼传	马中锡 (386)
核舟记	魏学洢 (397)
狼	蒲松龄 (407)
促 织	蒲松龄 (415)
狱中杂记	方 苞 (426)
范进中举	吴敬梓 (435)
口 技	林嗣环 (445)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曹雪芹 (456)
病梅馆记	龚自珍 (469)
冯婉贞	《清稗类钞》 (478)

《伐檀》 《硕鼠》

诗经·魏风

一、关于作者和时代背景

《伐檀》、《硕鼠》选自《诗经·魏风》。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汇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期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诗经》共分《风》、《雅》、《颂》三部分。《雅》和《颂》都是统治阶级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或祭祀宗庙，颂扬祖先神明，或朝会宴飨，歌舞升平。其中《雅》则多了一些对社会生活，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风》则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包括十五国风，有诗一百六十篇，是黄河流域和江汉一带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魏风》就是当时魏国一带的民歌。魏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这些周代的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有的直接描写劳动人民的充满血泪的生活，揭示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剥削、压迫的愤激和不满，对于统治阶级的蔑视和仇恨，和对于美好的生活的强烈追求，鼓舞他们为反抗剥削和压迫，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表现了人民争取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有的则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直接揭

露、诅咒和鞭挞统治阶级；还有大量的的是以恋爱和婚姻为主题，或歌唱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和谐与喜悦，表达相互坚贞的决心；或反映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带给广大劳动妇女的痛苦与不幸。

《诗经》的艺术特点十分鲜明。它句法大体整齐，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尤其是国风，善于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在形象塑造上，虽然国风大都是抒情诗，但它们的作者能通过抒情者内心的直接倾诉，让读者看到主人公的行动和他们性格的特征，以及他们的不同面貌。有些诗篇还通过景物的描写对人物形象塑造起烘托作用。形式上，多为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又不拘泥，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错落有致，节奏自然。另外，篇章的复迭也是一大特色，加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便于反复吟唱。前人研究《诗经》，还总结归纳出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赋就是陈述铺叙，比是譬喻，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引起下文。这些表现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影响很大。

《诗经》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积极的影响。它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认真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诗经》的编辑，一般认为是周王朝经过诸侯各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整理，编纂而成的。

（节选，出处见索引①）

风，是地方乐调，按其流传地区可分为十五国风（这些

国名义上是在宗主国——周的统驭之下，实质上是一些各自为政的独立诸侯王国），即：周南、召南、邶（bài）风、鄘（yōng）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邶（kuài）风、曹风、幽（bīn）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共四十篇。

（节选，出处见索引⑨）

魏国是个小国，只有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部分地方。地瘠民贫，国用不足。征税太多，势必加重奴隶的负担，负担过重，无以为生，则必引起奴隶的反抗。《伐檀》和《硕鼠》这两首诗，就是以反压迫反剥削为主题的代表性作品。

（节选，出处见索引⑩）

二、关于课文分析（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这两句写奴隶们的劳动情况，奴隶们从事辛勤的伐檀劳动，他们一面伐檀，一面把所伐的檀木放置在河岸上。由于奴隶们自己亲身的辛勤劳动，容易联想起那些不劳而获的奴隶主贵族。这就为下文埋下了伏笔。

“河水清且涟漪。”

这一句是写景。写景是随着人物心情的悲喜而取舍。有以物喜而喜，以物悲而悲的。这里的写景则是以物喜而反衬已悲的。河里的景物是清彻的河水荡漾着如鳞似锦的波纹，多么美好的景色，很自然会使人油然而生心旷神怡之感，而

现实呢，奴隶们则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所以，就自然会产生对奴隶主阶级的痛恨和诅咒。这就为下文揭露奴隶主剥削行为铺平道路。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这两句诗写奴隶们对奴隶主愤怒的质问，是诗的感情最强烈的地方。奴隶主“不稼不穡”，仓库里却藏着吃不完的粮食；他们“不狩不猎”，院里却挂满了吃不完的肉类。奴隶主是“不劳而获”，而自己则是“劳而不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被抢走，怎能不发出愤怒的控诉。

由于感情的愤怒，所以诗人采用了排比句来表达感情。这两句都是写不劳而获的同性质的事，用结构相似的句法逐一表达出来，象机枪的连发，使排排愤怒的子弹射向奴隶主阶级的胸膛。这就更有力地表达了奴隶们愤怒的感情；更深刻地揭露奴隶主阶级的剥削本质。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句是奴隶们对奴隶主的鄙薄和讽刺。用的是反语。在上文揭出奴隶主素餐事实之后，来一个反面的讽诮，使人感到骂得更加尖锐有力，更增加了诗歌的战斗性。

下两章大意相同，不再分析。

主题思想：《伐檀》这首诗通过奴隶们在河边伐檀劳动发生怨恨情况的描写，揭露出奴隶主阶级不劳而获的剥削本质；反映出奴隶们反抗剥削的强烈阶级感情。

（节选，出处见索引④）

诗的第二三章，内容与结构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在相同的句式中更换了几个字。这种更换决不是为了押韵，而是深

化主题。“伐檀”、“伐辐”、“伐轮”，显示了奴隶有干不完的活儿。“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县殍”、“县特”、“县鹑”，显示了奴隶主有无穷的剥削、享不完的“福”。因此，它的章节重迭，既加强了控诉力量，突出了主题思想，也使诗的形式整齐完美。

(节选，出处见索引⑨)

1. 结构特点：用参差的语句、变化的情节来表现诗的富有变化的情感。

本诗语句有四、五、七、八言的不同，情节由写奴隶们的劳动与深沉的感慨，到写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愤怒质问；奴隶们对奴隶主的鄙薄和讽刺。意义深长，但其意思则是层层相生，上下连贯的。所以表达出来的感情就象多变的流水一样：平静——奔腾——回旋；而不是平淡无味。

2. 语言特点：

一章一韵，一韵到底。如第一章的檀、干、涟、廛、殍、餐，用韵成熟。

因内容情节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语句。写伐檀劳动时用叙述句；抒发奴隶们的感慨心情时用感叹句；对奴隶主阶级进行质问时用排比句，对奴隶主阶级进行讽刺时运用反语。

(节选，出处见索引④)

《诗经》在形式上的特点，除了多数诗篇章节重迭，反复吟唱外，四言诗（四字一句）也是占多数的。这首诗却突破了四言定格。成了四、五、六、七杂言。句子长短不一，但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鲜明而有变化，显示了民歌形式自由活泼的特色。究其原因与恰当的押韵是有密切关系的。本

诗采用了双叶韵的方法。例如第一章的第一层韵是：檀、干、漣、塵、獬、餐，俱用（an）韵。第三章的第一层韵是：不、轮、漣、沦、困、鵠、飧，俱用（uen）韵。至于第二层俱用分、猗（涯）叶韵，一韵到底。这样，读起来的确显得声调抑扬协调。

（节选，出处见索引⑨）

三、其 他

补充注解：由《诗经》同韵言八、十、五、四音韵而得本

1. 〔置之河之干兮〕句中两个“之”字用法不同。第一个“之”是代词，作“它”讲，指代上句的“檀”。第二个“之”是结构助词，当“的”讲。

2. 〔莫我肯顾〕这种句式，是一种倒装句式，即把“莫肯顾我”这一表示否定意义的动宾结构中的宾语“我”，移到否定副词（“莫”）和动词（“顾”）之间。这是古汉语句法的一个特点。

3. 〔谁之永号〕句中的“之”，是表示一种语气，或测度，或命令，劝勉等等。这里可译作“还”。

4. 《硕鼠》第三章句末“麦”、“德”、“国”、“直”四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它们的韵母是不同的，不押韵。但在古汉语中它们同属入声韵。据后代有关韵书，“麦”在“陌”韵，“德”、“国”、“直”三字同在“职”韵，是押韵的。

（节选，出处见索引⑩）

清人俞樾根据《广雅释詁》：“糗”“饘”“缠”等字

都解作“束”的意思，因而他断定本诗的“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应改为“三百缠”、“三百亿”、“三百捆”，都作三百束讲。他又说：“三百束者，三百秉也。”现在的许多注本也多以俞樾之说为依据，殊居考虑不周。一秉，就是从田里割下来的一把庄稼。奴隶主从奴隶手中取去了三百把庄稼，以此去说明他的贪婪；他的残酷剥削，实在有损于原作的意义。

（节选，出处见索引⑨）

“困”读作jūn，这是园形的谷仓，即今人所说的囤（说见《说文解字》）。“廛”读作chān，一夫所居曰“廛”，也就是一家之所居，观《孟子·滕文公（上）》中：“愿受一廛而为氓”，语意甚明。“亿”，毫无疑问是数词，今天的汉语中还是这样。在古汉语中习惯常用于表示人物的多寡上。《伐檀》诗共三章，三章中先说占有“简单同居”的奴隶家庭之众，次说统治的人群之广，最后说剥削的财富之多。三章诗的内容既有区别，而又有联系，这才是民歌反复吟咏的特点。否则，如果如这些同志所说，“廛”、“亿”、“困”都是“捆”的意思，三章诗成了完全相同的内容，那还有什么必要呢？

（节选，出处见索引⑥）

四、关于课文分析（硕鼠）

开头一句，“硕鼠硕鼠”！这是一种“呼告”的修辞的手法，往往用在情感急剧之处。它颇有警告硕鼠不要再吃“我”的黍了的怨怒情绪。而这种情绪，显然又是从“三岁贯

女，莫我肯顾”而来。“三岁”，形容时间长久。“贯”是“侍奉”、“供养”之意。“女”即“汝”（你），这里指统治者。“顾”，是“体恤”、“照顾”的意思。“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是警告硕鼠“无食我黍”之因；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则是硕鼠“莫我肯顾”之果。这样因果倒置，有意识地将呼告放在前面，主要是为了更强烈地表现劳动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怨恨情绪。“逝将去女”两句，意思是说，我发誓要离开你，到那个“乐土”去。“逝”即“誓”。

“适”是“往”的意思，“去”是离开的意思。“乐土”，就是当时作者（奴隶）理想中的安乐的地方，是他们想象中的好处所。事实上，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的统治阶级都是一样残酷，一样贪婪，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乐土可投奔的。虽然，这在当时明明是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在最后两句“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中，却仍然强烈地反映出了劳动人民渴望一个适于他们安居乐业的处所。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表明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是十分痛恨的，要想免除这种痛苦，自然只有遽然离去；而从劳动人民渴望一个理想的乐土这点上看，则又更足以反证统治者荼毒劳动人民的罪恶之深重。

（节选，出处见索引⑩）

《硕鼠》是一首主题思想十分鲜明的奴隶反抗长期压迫剥削和向往自由生活的民歌。

全诗共分三章。诗中把奴隶主比做专门为害人民的大地鼠。这一比喻十分生动，把奴隶主从本质到形象都刻画出来了。这是奴隶们从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中亲身体验出来的一种概括。奴隶们对那些地鼠式的奴隶主，长期无代价地

供养他们，但换来的却是饥寒交迫的生活，是鞭挞和刑罚。有压迫就有反抗。奴隶暂时还没有武装暴动的力量，但集体逃亡，也是一种反抗形式。“誓将去汝，适彼乐土”。这就是他们的心愿和决心，是他们的觉悟。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以安居乐业的理想乐土是不存在的，但奴隶集体逃亡对于那些离开了奴隶便无法生活的奴隶主来说，乃是致命的打击，破坏了奴隶制的统治基础。

三章诗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第一章笼统地提出了一个“乐土”，而第二章提出的是“乐国”。这就具体得多了。这个“乐国”就意味着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制度的理想国家。第三章提出的是“乐郊”。在“乐国”的郊野自然可以和平地快乐地进行生产劳动。那奴隶们还有谁去唉声叹气，长声呼号？劳动人民的理想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朴实！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已。只有到了今天，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吟诵着古人的诗篇，越发感到我们今天进行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光荣的，是历史上的创举，更加激励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越发使我们感到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为之奋斗终生！

（节选，出处见索引①）

在诗篇中，把奴隶主比做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呼号别再吞食我的劳动果实。这和《伐檀》的“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完全是异曲同工，矛头对准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阶级，是被剥

削被压迫阶级对奴隶主的忿怒指控。春秋时期奴隶集体逃亡、迁徙、暴动，更是遍及各诸侯国。“誓将去女，适彼乐土！”语言是何等果断，反抗的决心是铁定了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语言又是何等抒情。奴隶们向往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理想之境。尽管在当时这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从这朦胧的憧憬中却表现了他们和黑暗现实彻底决裂的斗争意志。《硕鼠》和《伐檀》同是奴隶的呼号，奴隶的造反号角，焕发着奴隶们阶级觉醒的曙光。

（节选，出处见索引⑦）

这首诗，是当时的一首民间诗歌。全诗用象征的写法，用硕鼠来具体形象地象征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硕鼠是专门在田地里害庄稼的一种田鼠。封建统治者专门剥削农民们的劳动果实，正如这种田鼠一样的令人痛恨。所以农民们就恰当地用田鼠来象征了他们，讽刺了他们，揭露了他们的本质。农民们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恨已达极点，那末在这首诗里为什么不明白说出而采用象征的写法呢？他们是不敢明白说出，更不愿明白说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暴戾恣睢达到极点，人们处在他们权威下面，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再说，这些封建统治者穷凶极恶，已经失去人性，所以直斥为硕鼠。这种象征的写法，是比明白说出来得更为有力，因为它能发人深思，给人们以更多的启示。

其次，再看一看这首诗的结构。这是当时的一首民间诗歌，在结构上具有反复讽诵的特点。……所谓反复讽诵，就是在几节之中，差不多用同样的语句来反复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只在几处更换一些词句。至于反复几次，则完全根据能否尽意来决定，所谓“言之不足则长言之”。硕鼠这首诗

是第三节，而诗经里面的其他民间诗歌就有少到两节多到八节的。

这首诗虽然用的是反复讽诵的结构方式，但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仍有层次可寻。就每节的末句“爱得我所”“爱得我直”“谁之永号”来看，“得所”最安乐，“得直”则只求安生，“谁之永号”则但得不哀呼已足。这三句话，从表面上看，虽然在要求上逐步降低，但在意义上正层层递进地反映出农民们生活的痛苦。我们不难知道，当时农民的生活不但谈不到安乐，连合理也谈不到；不但合理的生活谈不到，而终日过着血泪交织的生活，所以诗的作者认为纵然得不到安乐，能得到合理的生活也就好了，就连合理的生活也得不到，则但得不哀呼也好了。可见农民殷切的希望改善生活，也可见当时封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灾难的深重。

第三，我们看看这首诗的音调。……硕鼠这首诗，因作者愤怒的情感郁积已久，对于所指之人深恶痛绝，故发出来的话，音调促迫语句短，一句中不用语气词，单就第一节的韵脚“黍”、“顾”、“土”、“所”来看，读起来决不会有悠扬高亢的感觉。

这首诗每节五韵，随着情感和语言的自然来押韵，因此富于变化。如第一节，自“硕鼠硕鼠”至“莫我肯顾”是隔句一韵，自“逝将去女”至“爱得我所”是每句一韵。诗经里的民间诗歌，或每句押韵，或隔句押韵，或每三句一韵，都非常自由。随顺情感和语句的自然来押韵，是民间诗歌的一个特点，也是一首好诗所必备的一个条件。

第四，我们看看这首诗的语言。这是一首古代的民间诗歌，虽然在字义上和现在有些不同——例如“贯”释作“养”，